

球迷舅妈

□ 李萍 (广东深圳, 职员)

2010年世界杯期间,我去上海看望年逾九旬的姑婆,住在姑婆家。早起,得知年近花甲的舅妈半夜起床看世界杯竟一场不落。

“我也喜欢看世界杯!”舅妈一听我说,老开心了。然后悄悄对我说:“家后面的衡山路酒吧一条街,很多老外都在酒吧里看球赛,欢呼呐喊不要太热闹哦!决赛那天,我们也去那儿看!”说完我俩相视一笑。

决赛那晚,我和舅妈从淮海路走到衡山路。我至今记得:那是一家欧式住宅改造的酒吧,院子里遮阳伞下,几张小圆桌周围围着几张圈椅,没人。我和舅妈窃喜,因为来的路上,只要能看球的地方,都挤满人。谁知走进屋,昏暗的灯光中,坐满男男女女,

还有不少外国人,每位手中握着一瓶啤酒,餐台上、桌子上也到处是啤酒。没有人注意我们,估计他们泡在这里许久了,个个喝着啤酒,眼睛盯着电视机屏幕,我和舅妈瞥一眼四周,没座位了啊!虽然一路走来,也有几家酒吧可以看决赛,但等我们走回去,决赛早开始了,错过精彩的巅峰对决,岂不遗憾?就站在人家背后看。

决赛开始了,看见球员运球到球门,舅妈激动地大喊:“进去!进去!射门!射门呀!哎,急死人!”那情景恨不能自己上场帮人家踢。一看对方丢了球,“哎哟哎哟”极其惋惜。四周看球的人也个个情绪高涨,中文英文轮番感叹,语言已不足以表达自己那一刻的情绪,口哨声,

唏嘘声,啤酒瓶撞击桌面声,谁还能一声不吭安静看赛?那届世界杯,西班牙队夺冠!激情四射的《西班牙斗牛士》曲子一响,全身血液奔涌好一阵,我们才乐滋滋回家睡觉。

那届世界杯结束,舅妈得了带状疱疹,很疼!舅妈自己是医生,觉得哪里都没去,怎么会染上带状疱疹?华山医院的同学对她说:“你肯定是没休息好!”舅妈才想起自己熬夜看球赛,也许免疫力下降了。但想到看世界杯的兴奋、愉悦,立马忘记自己身上的痛。

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正在上演好戏,听舅舅说,迈入古稀之年的球迷舅妈,又有天天看比赛的好机会。



敲瓦升儿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前些天朋友老K对我说,他家“90后”儿子与朋友们聚餐时,开始“敲瓦升儿”了。“敲瓦升儿”是杭州话,指的是大伙聚餐时分摊费用。

老K是我老同事,曾同在省城附近小镇上工作。他儿子小K,如今在省城创业。

几年前,小K联系了7名如今在省城谋生、年龄相仿的原小镇同学和同乡,经常聚会联络感情,急难险重之际相互援手,以弥补独生子女无人帮助的遗憾。小K自己办了个小公司,其他6名男孩,分别是“程序猿”、小学老师、小公务员、国企员工、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小哥,一名女孩是护士。8名小镇“90后”,自诩“白雪公主和小矮人”。

小K是发起人,开始聚会都由他作东。后来有人提出异议,认为这样不利于“友情保鲜”,应该“轮流坐庄”。异议最强烈的是国企员工小乙,小乙之父老乙原先与我不仅是同事,一度还是室友。当年物质匮乏、工资菲薄,当然不可能经常聚餐。但既是同事、又是室友,自然免不了互通有无。老乙却坚持“不占别人便宜,也绝不让别人占便宜”的原则,有时甚至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。某次我与他一起到偏僻工地出差,他忘带牙膏,一时又无处购买,只得与我合用了三四天牙膏。回到单位,他非要我也用他三四天牙膏,以示公平。

小K们的“轮流坐庄”实施不久,小

乙又提出异议:每次聚餐饭店不同、标准不同,有时还有人因故缺席,每次费用有差异,久之可能产生攀比,不如每次“敲瓦升儿”。老K说起这事直摇头:年轻人被西方AA制带歪了。

我对老K说,你冤枉AA制了,杭州的“敲瓦升儿”其实与它毫不相干。“敲瓦升儿”原意是,付费前,敲破一块瓦升儿,谁面前的瓦升儿大,谁付的钱就多,以此类推。上海人相似的做法叫“撒兰”:画一丛兰花,叶片与聚餐人数相符,每茎叶下注明出钱比例、多寡不等,其中一叶不写数字,茎叶用小纸片覆盖。每人自择一叶根据比例付款。不知道小K、小乙他们是怎么敲的。

